

遼紀

遼海叢書

楊鍾義

遼紀敘

遼紀一卷明田汝成撰汝成字叔禾錢塘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廣西布政司右參議明史有傳其所著書著錄於四庫者二種入存目者五種是書則入史部雜史類之存目爲浙江汪啓淑家藏本其已否刊於明代則不能詳也所紀始於洪武二年置遼東衛訖於嘉靖十七年把當亥入寇歷一百七十年而事不必備近人考明代事者皆以實錄爲主實錄無徵始參以他書此必遵之程也是書所紀設衛年月幾無一與實錄合者如遼東衛置於洪武四年劉益奉表來歸之日而是書則云置於二年遼海衛置於洪武二十三年而是書則云置於十一年金復海蓋四衛本不置於同時

洪武七年置金州衛九年置海州蓋

州二衛十四年置復州衛

而是書則云俱置於洪武九年至鐵嶺衛則於洪武二

十一年置於古鐵嶺城二十六年徙於古銀州地而是書則謂二十一年置於銀州不著遷徙之事其他如寧遠衛置於宣德五年而是

書謂在永樂三年行太僕寺置於洪武三十年而是書謂在十一年
諸如此類皆與實錄乖異無可徵信其尤誤者安樂自在二州置於
永樂六年奴兒干都司置於宣德三年實錄紀載甚明而是書謂皆
置於永樂二十七年按明成祖在位二十二年自無永樂二十七年
其誤固不待辨矣蓋田氏未盡依據實錄雜采他書或據傳聞以成
此作

近人謝國楨清洪國史料考謂是書多取材於實錄殊不盡然

四庫總目譏其敘事疏略挂漏

洵不誣也然實錄及明史皆謂洪武六年設遼陽府州縣十年革之
而是書則謂置於五年以千戶徐便署府事既而罷之全遼志亦云
置於壬子即洪武五年也又是書謂定遼左右二衛置於洪武十年
雖異於實錄實錄謂置於六年而與遼東志則脗合是其致誤之由亦未必
無據又是書謂洪武十年罷定遼縣當爲罷遼陽府州縣之誤二十
年命東川侯胡定等北伐納哈出當爲胡海之誤此證之實錄及明
史而可定者不待辨也總目謂是書多載未行之奏議無以資考訂

然覈之實錄即不免此病詎宜獨責田氏自遼金以來嘗以遼河迤西之地屬於中京大定府元代易大定府曰大寧置山北遼東道於此明代因之置大寧都司是一言遼地未嘗遺大寧而不數也是書以遼紀命名故頗詳朵顏三衛事朵顏據大寧都司故地不得謂之非遼而總目譏其詳於朵顏疆域未能分明豈得爲定論乎即就遼東都司不兼大寧而言亦非失其斷限遼東志嘗以開原徼外之地敘入書內此固爲奴爾干都司故地也奴爾干故地因久廢而附於遼東則大寧故地附於遼東亦有何不可者矧是書未嘗以遼東命名也耶考日本尊經閣本遼東志爲嘉靖十六年重修本在是書所訖之前一年或遼東志刊本已爲田氏所見且書中數事有與全遼志畧同者

全遼志卷六史考一篇多同是書

全遼志刊行在後

嘉靖十四年

恐又取材於

是書卷首署無錫俞憲校正憲字汝成無錫人嘉靖戊戌進士官至湖廣按察使著盛明百家詩三百卷見四庫存目

總集類

其年輩後於

田氏故任校字之役是書世尠流傳惟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有鈔本
余得借鈔以校實錄諸書多所異同可備一方之掌故故取而刊行
焉金毓黻校竟記

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三 史部雜史類存目二

遼紀一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田汝成撰汝成有炎繳紀聞已著錄是編載遼東邊事始於
洪武二年迄於嘉靖十六年敘事疏略挂漏至多又多載未行
之奏議殊不足以資考訂又三衛之中惟福餘跨遼而東泰寧
已爲遼西境朵顏則大寧都司地非遼東地矣書中詳於朵顏
是疆域且未分明無論記事矣

案是書訖於嘉靖十七年文中誤作十六年應正

案呈舊遺錄嘉祥十中平文中題者十六平題五
呈據慰且宋公國無錫張華突

曰公致函與余係限大寧塔信此我張東與書中有何榮
之凌麟叔不呈以資答信又三謝之中無麟麟叔與余
弟知二平致致嘉祥十六平據專郵調註歸送之及呈謝未行
即田考與對考知育炎燃保間曰書過呈畢錄張東與事出外
意歸一舉

遼紀

錢塘田汝成 叔禾 編纂

無錫俞 憲 汝成 校正

洪武二年置遼東衛

洪武三年春高麗王顥遣使稱藩修貢

冬十月元平章劉益來歸

先是元主北遁丞相也速以餘兵棲大寧也先不花據開原洪保
保據遼陽哈刺不花據復州劉益據得利羸城高家奴據平頂山
而納哈出出沒沙漠互爭雄長至是也先不花高家奴納哈出劉
益等合兵趨遼陽洪保保拒不納諸軍攻破之執洪保保以歸既
而釋之諸酋不協益乃奉表來歸以益爲遼東衛指揮同知

洪武四年遣大都督府斷事吳立撫賚遼東新附官民

初洪保保既得釋復聚兵遁得利羸城吳立至遼東賞不及保保

保保大懟以劉益賣己以殺劉益而奔開原益軍驚亂前元侍郎房嵩右丞張良佐討洪保保不獲捕其黨馬彥輝等斬之益軍始定乃迎吳立於金州權攝衛事事聞詔以立嵩良佐爲指揮置定遼都衛以馬雲葉旺爲龍虎將軍定遼都衛指揮使

旺淮西六安人雲廬州合肥人皆以從龍功授職引兵由登萊海道入金州招元參將葉廷秀降之進兵平頂山攻破高家奴於老鴉寨未幾亦降旺雲同心設略修城廓繕甲兵開屯田建學校選豪傑而周鸚關忠王才耿成陳玉皆名將冠軍遼陽至今稱之

洪武五年置遼陽州府縣以千戶徐便署府事旣而罷之

洪武七年冬十二月納哈出寇遼東指揮使葉旺馬雲擊走之

納哈出率衆數萬由長廣渡遼水直趨金州旺雲計曰虜越復蓋而入金州金州有備野無所獲進不能攻勢必不久而還蓋州東北山多險阻西瀕大海設伏扼歸破之必矣遂令雲留守而旺以

兵八千趨蓋州納哈出引衆還至熊岳距大軍七十餘里旺令千戶徐便潛於青石山伐木爲寨積冰爲壘沃水使堅絕其東北之路又自海岸官蓋牟城密置釘板以指揮王才領强弩數百截青石山隘口其東南諸山各樹旗鼓以數卒更番擊之仍束芻爲人衣以甲冑設機動運爲疑兵分配既定別遣部將耿成陳玉以兵夜劫虜營衆驚擾納哈出列軍於城南旺率銳卒衝其中堅礮聲一起諸山響應指揮吳立亦出兵縱擊之自晨及晡斬獲無算虜衆大敗悉奔青石山王才據橋力戰虜不能過轉馳而西厄於冰壘又聞四山鼓譟進退倉皇至海岸復值釘板人馬僵仆納哈出幾獲而遁去雲復出兵追擊三百餘里殲其衆殆盡

洪武八年改遼東都指揮使司

洪武九年罷海州衛蓋州衛復州衛金州衛

四衛皆在遼陽城南界海州南去一百二十里蓋州二百四十里

復州四百二十里金州六百里

洪武十年罷定遼縣置定遼中衛左衛右衛前衛後衛

五衛皆在遼陽城內而巡按察院布政分司行太僕寺苑馬寺副
總兵府都指揮使司在焉

洪武十一年置遼海衛

設行太僕寺

寺在遼陽城內職掌官軍馬匹點視孳牧瘦弱者督令餵養倒失
者依限追償

洪武十五年夏四月詔遼東守臣議屯田之法

先是遼東官軍衣糧仰給山東歲運布紗棉花由太倉海運至牛
家莊儲支動計數千艘士卒冒風波多漂溺者至是詔曰遼右之
地元時號稱沃野元孽既殄有勸朕復立遼陽行省者朕以其地
早寒土曠人稀不欲以官吏擾民但以衛兵戍之而歲費衣糧運

自海上聞之一夫航海舉族怨哀朕實憫之其議開屯田以爲久
利守臣議入乃計士卒以十分爲率三分屯種七分戍邏

洪武十六年夏五月高麗入貢敕遼東守將唐勝宗等絕之

先是元帝嘗索女於高麗而其臣周義有女入元宮元主出奔上
獲其女蓄之義數來朝貢上厭之至是敕曰舊歲今春高麗之使
水陸兩至皆非臣禮東夷譎詐不可深交昔者漢四伐之滅其國
族魏二伐之屠其都邑晉一伐之焚其宮廬俘其男女五萬隋二
伐之毀城殺將唐四伐之虜其夷王斬首五萬級獲牛馬百萬遼
五伐之拔十餘城斬其亂臣康肇金一伐之元五伐之夷王奔耽
羅追擊斬之以耽爲牧野此自古中國帝王不與深交之明驗也
勝宗等出鎮遼左高麗使臣必且數至宜謝絕之

洪武十九年置東寧衛

洪武二十年春正月命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南

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東川侯胡定武定侯郭英等帥師二十萬北伐納哈出降擒之

初納哈出分兵爲四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一曰禿河輜重富盛畜牧蕃息虜主數招之不往上命宋國公馮勝爲大將軍穎國公傅友德爲左將軍永昌侯藍玉爲右將軍南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爲左參將東川侯胡定武定侯郭英爲右參將將兵討之納哈出計無所出乃遣使至大將軍營陽爲納款而實覘兵勢勝遣玉往一禿河受降虜使還報納哈出聞之乃指天噴噴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自詣玉納降玉大喜出酒飲之甚驩納哈出因酌酒酬玉玉請先之納哈出飲訖復酌以授玉玉解衣衣之謂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其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直前縛之

納哈出驚起就馬茂拔刀追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自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餘衆欲來追纂勝遣前降將童觀往諭之於是其衆亦降凡四萬餘并得其名愛馬所部二十餘萬人牛馬驢駝輜重互百餘里捷聞詔以納哈出爲海西侯

置瀋陽衛

洪武二十一年置禿者野人乞利迷女直軍民府尋罷之置三萬衛衛在遼陽城北三百三十里開原城是也北路參將在焉在古爲肅慎之地後曰挹婁元魏時曰勿吉隋曰黑水靺鞨金人起焉改會寧府號上京元滅之改開元至是改元爲原東北有長白山橫互千里山巔有潭萬頃支流南爲鴨綠江北爲混同江

置鐵嶺衛

即遼金時銀州故城也在遼河之東

洪武二十二年罷義州置義州衛

義州在遼陽城西五百四十里西路參將在焉

夏五月建泰寧福餘朵顏三衛

前元阿禮失里者封遼王居兀良哈蓋春秋時山戎地也至是與其黨塔賓帖木兒等未降乃建三衛以阿禮失里爲泰寧衛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爲指揮同知海撒男答奚爲福餘衛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爲朵顏衛指揮同知各以部落畜牧藩護邊徼蓋三衛者契丹阿保機遺孽也自寧前抵喜峰近宣府曰朵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凹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其俗皆狡黠好殺喜偷而朵顏尤無賴

洪武二十三年置廣寧衛

廣寧在遼陽城西四百二十里三堂戶部分司按察分司遊擊將軍府在焉

洪武二十五年置廣寧前屯衛後屯衛中屯衛左屯衛

洪武二十六年置廣寧右屯衛

洪武二十七年置廣寧中衛左衛右衛

永樂元年徙大寧都司於保定府以其地畀兀良哈

兀良哈者朵顏三衛夷名也靖難兵起兀良哈以兵來助上嘉之至是徙大寧官軍於保定府散營州等衛於順天永平之間以其地畀兀良哈聽其各統部落從俗種牧飛放畋獵以護邊徼國初設六邊以馭胡起開原歷興中大寧抱紅螺跨獨石以達宣府自宣府迤西直抵甘肅勢如牽然首尾相應天設之險而創造之艱也自捐興平大寧之地與兀良哈而紅螺白雲之北因而失險退守錦義寧前喜峯三屯密雲白羊以達居庸自是宣府左臂受唾盧龍後背偏僂遼之襟吭傾哽諸陵亦時警嚴烽矣夫不復興平大寧則寧前一扼地耳自潮河川喜峯口以窺盧龍則灤平騷然